

那年那月

# 父亲的坐骑

●赵应征

一

那年，父亲时不时会自夸他的坐骑。其实父亲的坐骑，不是自行车，也不是摩托车，更不是小轿车，而是一头小黑驴架着的单车。就是这，父亲一见到熟悉的人，就会一只手往小黑驴腰背上轻轻一拍说，看看咱的坐骑美不美？

那时候，在我们村北有一条官道，要经常途经这条路的人，都会看到在这条路上，有一个穿着旧军装、赶着一辆毛驴车的人。这个人，就是我的父亲。

那时，父亲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员。别的社员，整天在大田里干的是收割割割，杂七杂八的活儿，父亲用不着跟他们起哄。他的农活很单一，也很省心，整天就是赶着那辆小胶轮车，给生产队牲口棚里拉垫脚土。

父亲赶的那头小黑驴个头不大，看起来却很精神，眼圈、嘴巴、四个蹄儿一色净白，浑身肤色黑黝黝的没有一根杂毛。

黑驴虽说算不上剽悍，但它长得敦敦实实。父亲只要往车轡杆上一坐，鞭子在空中一甩，随着清脆的鞭花炸响，黑驴就撒开四蹄，飞奔起来。

父亲清晨赶着车，沐浴着金色朝阳出工；傍晚夜幕降临，父亲赶着小黑驴，抖落一身风尘回家。一年四季，他往返于生产队的牲口棚和村北的那条黄土沟之间。

其实，父亲之前并不是社员。父亲前是在山那边一个粮站工作。具体说，他是一个仓库保管员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学校只要一放假，父亲就把我带过去。到了夏天，父亲在仓库里忙着收公粮。粮站里，会涌来大大小小各种送粮的车辆。父亲那时候从早上一睁眼，就要忙碌到太阳落山。而我按照父亲的吩咐，在他的屋子里写作业。

有时候，我会趁父亲忙碌的当儿，跑出粮站，在粮站后边的一个沟壑边摘酸枣。沟壑上长着高低不一的酸枣树，一枚枚圆圆的酸枣，就悬挂在浑身长满尖刺的树上。有的还没有成熟，青青的；有的接近成熟，青色里泛着浅浅的红色；有的已经成熟，红艳艳的，看着都会垂涎三尺。那时候，粮食比较匮乏，野生果实也着实诱人。

一天，我不小心从沟壑上边摔下去，浑身扎满酸枣刺，脸上也被擦出血。我还以为父亲看到后会生气，会揍我一顿，谁知，他看到后急忙从桌子上拿出药水给我清洗伤痕，并和蔼地说，下次不准乱跑，再跑会被狼吃掉的。他带着威胁的口吻强调说，这里的后山有狼群，曾经吃过几头牛。

父亲突然由一名粮站职工转变为地道的社员。这个转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那时也曾问过母亲，可是母亲并没有将实情告诉我。母亲只是说，小孩子专心上学，大人的事情别瞎掺和。

父亲“解甲归田”后第二天晚上，就去了队长王包子的家。

父亲来到包子家说，包子，我现在已成为咱们队里的社员，从明天起，你就给我分派农活。

包子正在吃晚饭，放下碗筷，给父亲递了一根纸烟，用不确定的眼神看看父亲说，你是官身子，能下得了苦？父亲吐了一口烟说，包子，你可别小瞧我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上过朝鲜战场的人，什么苦没有经历过？

王包子在任期间，父亲那会儿虽然在那边粮站工作，可是为了让包子在生产队多多照顾母亲和我们一家老小，父亲逢年过节就会从山那边带来核桃、柿饼一类的土特产，晚上给包子送去。去时，父亲和包子坐坐，说说巴结的话。

包子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直杠子人。他看到父亲如今回到生产队，考虑到父亲初来乍到，一时半会大概不适应队里的活计，于是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，你能赶得了毛驴车吗？父亲不假思索地说，唉，看你说的，我能上前线和拿着钢枪的美国佬拼刺刀，还怕一头驴子？

其实，父亲没有弄明白包子的意思。包子念及父亲和他过去的交集，为了照顾父亲，才让父亲去干那份赶车的活儿。那会儿在生产队，赶毛驴车是最轻松的活儿。一是这活儿较单一，一天三晌，赶车人吃了饭就套上毛驴去拉土，到了下工的时候，把毛驴卸下车套就能回家吃饭；二是看起来是来来去去的活，但人是坐在车上的，很逍遥自在，即使日行八千里，两只脚也用不着沾地。

父亲刚开始那几天，赶着的小黑驴还挺温顺，结果没过几天就出了岔。

父亲说啥也没有想到，他上前线打美国佬都没有被伤着，赶个毛驴车却让他差点折断一条腿。

那天早上，父亲赶着小黑驴刚出了村子。小黑驴走了没多久，就疯狂地向前飞奔起来。父亲见势不妙，两只手紧紧勒住驴的缰绳，使出浑身解数想把驴拽住。可是无论怎么呼叫，怎么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一切皆无用。

只见小黑驴四蹄生风，嘴巴吐粗气，两耳倒竖，像古战场上迎战的马匹，朝前奔驰着，全然不顾它身后的套车和人。

黑驴这样突如其来举动，缘由是它看到前面有一头突如。那母驴拉着车辆小胶轮车，车上装着一车大粪，一个中年人正赶着车往田里运粪。

小黑驴那会儿无视一切，不管不顾，越跑越快，最后竟然和前面的那架车并驾齐驱。由于道路狭窄，两辆车并行时，出现了

碰撞。这下子，父亲连人带车，还有小黑驴瞬间侧翻。

黑驴的肚皮被车轡杆刚蹭掉一片皮不说，队里的那辆胶轮车也折了两根轡杆。

再看父亲。黑驴狂奔的时候，父亲被黑驴从车上颠了下来，车轮子从父亲腿上碾压过去。幸亏车是空车，没有装载东西。父亲的腿虽然没有骨折，但被擦掉一大块皮。

二

那次事故后，父亲在家里疗伤。我每次放学就回到家帮母亲做饭。我坐在土灶前的木墩上，生火、添柴、拉风箱。母亲则是和面、擀面。饭做熟后，我就给父亲端去。

父亲整天窝在家里的上房里，一般不出来。他躺在炕上除了抽烟还是抽烟。父亲行动不方便，要去厕所的话，还要拄着拐棍。

父亲生性倔强，凡事总不认输。腿伤后，母亲要带他去诊疗所看医生。父亲笑着说，这点伤算个啥，朝鲜战场上，班长的两条腿被敌人的炸弹炸掉了，趴在雪地里还和敌人战斗呢。我的腿只是擦了点点皮，过两天就会痊愈的。这件事虽然过去几十年，但父亲那种不服输的倔强性格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父亲受伤后，在家里待着心里十分焦急，有点坐卧不宁。如果用个不恰当比喻来说的话，父亲真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差一点在家里转圈圈。看着父亲这般模样，母亲安慰说，看你着急成啥样子了，赶不了那架驴车，今后可以干干别的活，也不是别人非要逼着你干不成。

父亲听了母亲的话，拧着脖子说，你懂个屁，我并不是怕别人把这份活儿抢走干，问题是我没有掌握好车啊。在战场上，这等于没有完成首长交付的任务。母亲见父亲这样上纲上线，也只好缄口不语。

父亲受了伤，左右邻居都来看望他。当然，我们队的队长王包子也不例外。

王包子来到我家，父亲看到他，立即坐起身子。迎着包子，一脸愧疚地说，包子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真的对不起你。给你惹麻烦了。

包子把两瓶罐头放在桌子上，说了一些客气的話后，又说，这个不能完全怨你，都怨这头贼驴太笨。

包子坐在炕沿对父亲说，明秀啊，你听我说，牲口看起来是动物，但它有血有肉，也通人性，你和它熟络了它就会任你摆布，听你的话。不然别说你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，你就是天王老子，它也不吃你那一壶。临走时，包子撂下一句话，好好养伤吧，痊愈后，还让你赶车。

父亲毕竟还是信服包子的那一番话。父亲的腿痊愈后，继续赶他的毛驴车。不过，父亲这次不是以胜利者回归的姿态出现的，而是更加用心地善待小黑驴。

父亲未装套时，车空着，他可以坐在上面，但凡装了套，他就一定不坐车，而是和小黑驴一同步行。我们村北有一个土沟，实车要经过一个陡坡。每次上坡时，为了给黑驴减轻负担，父亲不但不上车，还会跑到胶轮车后，帮着黑驴推车。看来，父亲是在用一言一行感化小黑驴了。

更加匪夷所思的是，一天下了大雨，父亲看着小黑驴要被淋成落汤鸡，很是心疼，竟然脱下自己身上的旧军服，搭在黑驴的背上。黑驴真的很通人性，对着父亲打了几个响鼻。父亲说，黑驴虽然不会说话，但这个举动是对他的关爱表示认可。

父亲这样对黑驴，黑驴当然也会加倍回报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几乎是百依百顺，从来不会惹是生非。

没有想到，父亲白天和黑驴相处久了，晚上做梦都在和黑驴说话。

母亲说，自从第二次赶车后，父亲十分宠爱黑驴。每次吃完饭，别人都在家里午休，父亲却把碗筷一推，往牲口棚里跑。

他拿起一把棕刷，给黑驴刷背，又提来水，拿起毛巾，把黑驴脸上的泥巴、四个蹄子上的泥巴认真地擦拭一遍，直到弄干净为止。

母亲说，那时候的父亲简直有点神经质。趁母亲不注意，他还把家里磨面剩余下来的麦麸拿去喂黑驴。

母亲不解地问，你为啥这样做？父亲说，这个道理你难道都不懂？看起来是我把家里的粮食拿去喂黑驴，其实我们的利益一点没有受到损失。黑驴吃家里的粮食，黑驴有力气干活，黑驴一天能拉运10次，我们将它喂好，黑驴能拉运15次。这样我们挣的工分不就更多了吗？

喂养黑驴的饲养员叫王三娃，是王包子的自家哥哥。这人私心严重，听一些社员说，他过去经常克扣牲口的饲料，还有偷饲料的嫌疑。社员们对他意见很大，但因为他是王包子的哥哥，一时半会也换不下来。父亲听说这种情况后，多了个心思，每天夜里就去饲养棚和王三娃唠嗑。其实，他是在看三娃是不是给牲口们添加了饲料。当看到三娃给黑驴和其他牲口添加了饲料之后，父亲才安心离开。

母亲见状说，你别瞎费心机，王三娃该偷多少饲料你也拦不住。就是你一天24个小时睡在他身边也无济于事。父亲说，这些我想不到，也管不了，但是我就是要亲眼看着，每天晚上，黑驴和其他牲口该吃的饲料，起码要吃到。

父亲每天赶车。有时候，在装载的空隙，父亲会让黑驴休息。他把黑驴拴在大树上，自己就在田边地垄给黑驴割青草。看着黑驴吃着丰盛的大餐，自己站在一旁观望着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那一年，由于父亲劳动积极，工作效率

高，被生产队评为劳动模范。生产队还给父亲多加了300个工分。

三

父亲回乡的第三年，我家有了好消息。那天，一个身穿灰色中山服的男子，来到我家。那人告诉父亲，说他是粮食局人事科的。那人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红头文件，原来是让父亲去上班。

这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父亲是因为历史原因受了处分回来的。

后来听母亲说，父亲老家本在宁夏回族自治区，兄弟姐妹七个。父亲在16岁那年就当兵离开老家，跟随的是胡宗南部队。后来，父亲他们那支部队投诚了解放军，但参加国民党军队的经历咋说都算是人生的污点。

父亲平反恢复原职后即将离开父老乡亲，也即将离开和他朝夕相处的小黑驴。

不过，父亲临走时，还做了两件事，一是看望了队长王包子，再一个就是去队里的牲口棚，他要在临走之前再看一眼小黑驴。

那天中午，社员刚下了工。牲口都卸了套，进了饲养棚。饲养员正在给黑驴以及其他牲口喂草。父亲刚进入饲养棚，黑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，本来它正在马厩里吃草，看到父亲后，立即抬头，静静地目视着父亲。父亲把手伸过去，黑驴就用头蹭父亲的手心。

父亲看着温顺的黑驴，喃喃地说，老伙计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多保重啊。黑驴那会儿应该是听懂了父亲的话，眼角流出亮晶晶的泪滴。

四

1983年，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。村前伍姓湖中的坚冰开始逐渐融化。那一年，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生产队的田地、牲口、农具等都要划分到每个农户。

母亲打电话告诉父亲这件事，父亲便匆匆从单位返回。父亲对母亲说，咱家啥农具不要都行，但那头黑驴必须搞到手。

那天，生产队的牲口场里站满了全队的社员，场子一边的围墙上拴着几十头牲口，有驴、马、牛、骡子。在场子中间的地上，摆放着一大片队里的农具，有种麦子的木耩，耕地的犁、耧，还有扁车、锄刀等。

王包子从人群里挤出来，走到父亲身边说，明秀，你想划（就是拍卖的意思）哪件东西？父亲毫不犹豫地说，我就要那头小黑驴。

包子笑眯眯地说，那你可要有思想准备，划分这些并非你想要啥就要啥，一会儿要进行划价拍卖。谁出价多就是谁的。

到了划价拍卖黑驴时，有三个社员划价争抢，底价200元。前边三个社员从250元往上划，最终划到350元。包子站在黑驴身边，摸着黑驴的前额问父亲，明秀你划吗？大家以为有这样的价钱就算高到顶了。正当那个出价三百五的社员要到了包子手中牵走黑驴时，父亲上前一步说，且慢。父亲举起五根指头说500。当年的5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字。其他人都看着父亲，没有一个人再往上加价。

五

黑驴来到我家，就好比是我们家庭的一员。我们一家人连续几天忙碌着给黑驴搭建窝棚。

父亲把院子里的几棵大榆树锯掉，我和母亲帮他他将树枝一根根砍下，再把树皮刮掉。母亲看着那几株粗大的榆树，心疼地说，几株榆树要买得好几百元。

父亲指着身后的房子问母亲，这是什么？母亲说，房子呀。父亲说，你都住着新房，小黑驴已经成为我们家里的一个成员，难道就不应该有个房子吗？

我想到前人说过的一句话，一头牲口抵半份家当。父亲这样对待黑驴，我想，他一定深深懂得这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。

牲口棚建成后，父亲就返回工作单位去了。我知道父亲和黑驴有着不解之缘。

他临行前嘱咐我和母亲，要将黑驴照料好，不许有丝毫的马虎。

万事无常。那年秋天，从山那边突然传来噩耗——父亲得病死了。

听他们机关的工作人员说，父亲那天中午和单位同事一起去了黄河滩参加收割黄豆的义务劳动。

劳动期间，父亲感觉腹部剧痛难忍，身边的同事要送他去治疗。他说，还是老毛病，胃病，忍一忍就会过去。

回到单位，父亲一直按照老胃病吃药治疗。没想到四天之后，病情加重。待到医院，经医生化验检查，父亲得了急性重型肝炎，第二天深夜就去世了。父亲被拉送回家后，按照家乡的风俗，三天之后，我们埋葬了父亲。

父亲埋葬在我们村北面的一个集体陵园里，这儿实际上就是父亲过去和小黑驴取土的地方。那里也是一个丈八有余的沟壑。村子里那几年死了的人，都紧挨着土屋，依次下葬。父亲下葬后，母亲连续几日吃不下饭；我夜里也做噩梦，梦见我们家里的房子着了火，大火把屋梁都烧塌了；一到后半夜，小黑驴也嗷嗷地仰天长叫。舅舅找来人给家里拾掇拾掇，后来，母亲慢慢可以吃饭了，我也开始去学校上学。一天天黑时，我去了院子后面给小黑驴喂草。进了牲口棚，却不见了小黑驴。我问母亲，母亲说，刚刚它还在院子后边空地上打滚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。我和母亲就到处去找，结果都找到半夜，也没能找见黑驴。

第二天清早，村里有人看到那头黑驴，竟然在去过父亲拉土的土屋处徘徊，不停地嘶鸣着……

## 至味清欢

人间有造酒的说法，淋醋其实就是造醋。

四月间，石榴花红艳的时候，人们身上的衣裳由棉变夹，由夹变单。这是淋醋的好时节。

去年收获的柿子，装在屋角那大瓷瓮里。麦子开始拔节了。春风一天暖比一天，出门，双手都不要袖着了。

每个时节做什么，人们不会有半点遗漏，比如，到了这淋醋的时节，家家都做着淋醋的准备。

淋醋要一个小瓷瓮，还需好几个大瓷盆。家户屋里凑不齐，相借。

开春，没到淋醋的大好时节呢，醋瓮就给打开了。这时候，这柿子瓮就不叫柿瓮而能很顺口地叫它醋瓮了。揭开醋瓮，第一眼，你便很不满意，去年一瓮通红的柿子，现在变得干巴巴的黑了。你拿来长长的擀面杖，从醋瓮伸下去，用劲一挑，里面是红红的柿肉，颜色与去年的新柿子一样，只是全是软的，也完全模糊。这是你不想要的。你再将擀面杖伸下去，果然一个硬硬实实的柿子，混头混脑地滚出来。你扔下擀面杖，拾起，掰开，一咬，酸酸的、甜甜的。尝够了，再挑几擀面杖，打出一碗这样的柿子来，家里人都吃。这是醋柿子。

春天里，中午，放学孩子们，一进家门，手拿擀面杖伸到门背后大大的醋瓮里去。

母亲说，等过几天我淋醋，看你还吃！

过几天，用擀面杖在醋瓮里挑一个完整的醋柿都很难了。这时，母亲真要淋醋了。

淋醋得先搭醋。搭醋是将淋醋的用具，收拾到一块儿搭起来。淋醋的用具，是一高一低两条木凳，有几根木棍，还有一个淋瓮。淋瓮就是那个底端有一个眼的小瓷瓮。

木凳支起来，淋瓮放上去，用绳子把那几根棍子绑好，固定住淋瓮，让它结结实实待在搭成的框架上面。固定起来的淋瓮，前高后低，呈一个仰望着的姿态，像极了一个能射向远方的探照灯。

淋瓮里面装了红红的柿瓢。去年收回来的红红的硬实的柿子，到来年，发酵成一瓮柿瓢了。屋里屋外散发着醋的味道。醋味的散发，让邻居们知道这一家还是那一家在淋醋。

醋搭起来。淋醋的女主人在搭醋的木凳上搭一条男人的裤子，掐一朵石榴花儿，插在淋瓮旁。这里极有讲究。传说有个醋姑姑，爱打扮，也爱男人，用老

百姓的话说是爱汉子。淋醋的人家为讨醋姑姑高兴，先掐一朵石榴的花儿，将一条汉子的裤子搭在木凳上，醋姑姑高兴了，淋出来的醋是上好的。

搭醋还要搭在屋里少有人去的地方，免得陌生人冲撞，醋姑姑怪罪。

女人吃醋，怕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
红红的柿瓢和着麦秸，放进小淋瓮，按比例掺进去水，堵了淋瓮眼，让水彻底渗透到柿瓢中。第二天早上，才开放。

醋从淋瓮的底端淋出来。堵淋瓮眼的是一根秫节。将秫节从一头剖开，去芯，留住另一头的秫节疙瘩，将空心的秫皮撕成络，像暑天家户窗口飘动着的纸络卷。这秫节疙瘩是淋醋的开关。停淋，把秫节往下拉紧，秫杆的疙瘩在淋瓮里头绊住，醋一滴不流。到了放醋的时辰，将露在淋瓮外面的秫节往上送，霎时，瓷盆里就有水滴的响声。盆里的醋多到小半盆的时候，淋醋的声响在瓷盆里激荡，发出滴溜溜的声响，如四月间叮叮咚咚的雨水。

秫节从淋瓮眼里插出来，也是一个过滤器，应该说秫节是对醋的再过滤。第一遍过滤已经在淋瓮里头进行了。淋瓮里的柿瓢，和着麦秸，麦秸是网，拦住了柿瓢，是第一过滤。过淋瓮眼，醋沿着秫节条子，落下来，是清澈的水流，这是第二遍过滤了。

一遍淋完，再渗进去水，照淋第一遍的方法淋第二遍；完了，第三遍。三遍完了，就倒了淋瓮里的柿瓢。这要倒掉的柿瓢叫它醋糟。这是些无味的东西，随便倒在院子里。鸡来了，鸟儿来了，用爪子扒拉着，从里头觅食。

一大瓮的柿瓢，用淋瓮一点点淋过，少则也需半个月。淋醋的日子逢到下雨的天气，那就热闹了。外面的天下大雨，屋子里头下雨，哗哗啦啦，叮叮咚咚。母亲坐在窗前，安静地做着活计。淋醋是母亲的活。在母亲看来，淋醋就像做棉衣、纳鞋底一样，从搭醋那天开始，母亲就计算好了哪天一淋醋出来，哪天二淋醋出来，这一大瓮醋大约需淋多少天。

母亲坐在窗前，忙着手里的活计，淅淅沥沥的淋醋声，让屋里安静。这是母亲的音乐，是她心中的乐声。一共三淋醋，淋醋的乐声各有不同，数数三淋醋的声音宏大。而这些只有母亲们才能听得出来。有串门的女人来了，一进门就听见了淋醋声，问母亲淋的可是三淋醋？她说她听出来了。

院子里的醋糟多起来，旧的变黑，与新倒出来的鲜红，形成对比。淋醋末了，院子的一角全成醋糟了。鸡们在里头不停地刨。醋淋完了，醋糟完全变黑了。有一天，扫扫院子，扫成一堆，慢慢地，这些醋糟成了积肥。而满院里是久久散发不掉的醋糟味儿。



中国古代名画欣赏  
溪山无尽图(局部) 南宋 马远

## 鹤雀楼

佳节将近年味浓，疫情防控莫放松。镇村建起联防队，社区加固网格城。

人人紧绷思想弦，掌握信息莫等闲。讲究卫生是关键，少出门来不聚餐。

出门购物戴口罩，回家消毒很重要。不碰海鲜拒冷灶，豆腐蔬菜上锅灶。务工创业回到家，自觉报备核酸查。居家隔离莫忘亲，病毒再凶也无法。身体发热有症状，科学应对莫恐慌。正规医院做诊断，手机设备功能全，视频一开能聊天。

## 老百姓记事

我开玩笑说把那蒜苗炒鸡蛋吃。病妻反应很激烈：坚决不行！看你敢！

这蒜苗是妻子养在小塑料钵里的，差不多用了三头大蒜。她行动不便，但每天都会吩咐人加水，每天都会盯着那蒜苗。蒜苗从最初的嫩芽初露，到越来越高，她的心情随着蒜苗的生长而变化。蒜苗倾注了她生活的情趣，也帮她排遣着深深的寂寞。她把蒜苗放在电视机旁，她在沙发上可以直视，可以凝视，可以无声交流。这是生命的惺惺相惜，是生命的情感，也是心里的一份温情。

妻子患病十年了，行动不便乃至几乎不能自理也有三年多了。这一年，她没有下过楼，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。我每天早上早起给她做饭，到了中午，老妈过来给她做顿饭，或者凑合着吃点，下午我下班了再做一顿。一整天，一个人在家是无聊的，是孤独的。可我又不能不工作，这家还要撑起，生活还要继续。往往我是上班回来累了，不想多说话，这可更苦了她。她有时故意闹，故意吵嘴，无非是想借此说几句话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好没用，但自己的责任绝不会推。我尽量让她生活得有点质量，生命有点尊严。我会把她的衣服、床单、被罩洗得干干净净，定期给她洗澡洗头。这些年，我都会做大盘鸡、做菜盒、做葱花饼、做烧饼、蒸馍、包包子、炒孜然面、包饺子等，经常换着花样做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我都先给她和孩子。说实在的，我不算好人，有时会和她说好话，有时会说她体谅谅人，过后却是深深的内疚。有时，我也会因看不到希望而苦闷，但作为男人，怎么也得坚

持，怎么都得走下去！我们无法预料人生会遇到什么，但当苦难来临时，我们必须有尊严地去面对。

其实，我特别不愿写这些苦难的东西，因为没有意义，我不想博取同情。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责任，只能咬牙挺着。当然，我也曾经在自认为是知己的人面前倾诉过，但在那漫不经心的表情里，我明白了许多。我不苛求理解，芸芸众生，茫茫世界，你可以是一切，也可以什么都不是。我渴求人性的温暖和真诚，但更信仰苦难中挺立的人格。

有一天，有只小虫子爬到了蒜苗边上，妻子大呼小叫说有虫子。我开玩笑说，你把它消灭了。她说虫子比你跑得快，怎么能抓住。其实我也知道那虫子跑得很快，我都很难捉住它。妻子不经意的一句：“我是打不死的虫。”我被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，几乎要流泪。她说虫子很敏捷，打不死。其实是说她自己有一种“打不死”的坚强。她是孤独的，她是痛苦的，但她骨子里有一份对生命的坚守，有在痛苦里的一份无奈与抗争。我更知道她对治疗失去了信心，甚至放弃过自己。但在寻医问药的奔走里，在日常生活的奔忙里，作为男人，我不能放弃，绝不逃避，要把一切都担在肩上。我们每个平凡人，都应该做到好好活着。一份平安，就是幸福。

我也精心呵护着那青青的蒜苗，我知道那是妻子一颗心的寄托。

那默默生长的青青生命，是苦难生活跃动的音符，是黑暗中爆裂的绿色火焰。为绿色欢呼！我家蒜苗青青。

## 淋

●曹向荣

## 醋

淋醋的日子逢到下雨的天气，那就热闹了。外面的天下大雨，屋子里头下雨，哗哗啦啦，叮叮咚咚。母亲坐在窗前，安静地做着活计。淋醋是母亲的活。在母亲看来，淋醋就像做棉衣、纳鞋底一样，从搭醋那天开始，母亲就计算好了哪天一淋醋出来，哪天二淋醋出来，这一大瓮醋大约需淋多少天。

母亲坐在窗前，忙着手里的活计，淅淅沥沥的淋醋声，让屋里安静。这是母亲的音乐，是她心中的乐声。一共三淋醋，淋醋的乐声各有不同，数数三淋醋的声音宏大。而这些只有母亲们才能听得出来。有串门的女人来了，一进门就听见了淋醋声，问母亲淋的可是三淋醋？她说她听出来了。

院子里的醋糟多起来，旧的变黑，与新倒出来的鲜红，形成对比。淋醋末了，院子的一角全成醋糟了。鸡们在里头不停地刨。醋淋完了，醋糟完全变黑了。有一天，扫扫院子，扫成一堆，慢慢地，这些醋糟成了积肥。而满院里是久久散发不掉的醋糟味儿。

淋醋的日子逢到下雨的天气，那就热闹了。外面的天下大雨，屋子里头下雨，哗哗啦啦，叮叮咚咚。母亲坐在窗前，安静地做着活计。淋醋是母亲的活。在母亲看来，淋醋就像做棉衣、纳鞋底一样，从搭醋那天开始，母亲就计算好了哪天一淋醋出来，哪天二淋醋出来，这一大瓮醋大约需淋多少天。

母亲坐在窗前，忙着手里的活计，淅淅沥沥的淋醋声，让屋里安静。这是母亲的音乐，是她心中的乐声。一共三淋醋，淋醋的乐声各有不同，数数三淋醋的声音宏大。而这些只有母亲们才能听得出来。有串门的女人来了，一进门就听见了淋醋声，问母亲淋的可是三淋醋？她说她听出来了。

院子里的醋糟多起来，旧的变黑，与新倒出来的鲜红，形成对比。淋醋末了，院子的一角全成醋糟了。鸡们在里头不停地刨。醋淋完了，醋糟完全变黑了。有一天，扫扫院子，扫成一堆，慢慢地，这些醋糟成了积肥。而满院里是久久散发不掉的醋糟味儿。

淋醋的日子逢到下雨的天气，那就热闹了。外面的天下大雨，屋子里头下雨，哗哗啦啦，叮叮咚咚。母亲坐在窗前，安静地做着活计。淋醋是母亲的活。在母亲看来，淋醋就像做棉衣、纳鞋底一样，从搭醋那天开始，母亲就计算好了哪天一淋醋出来，哪天二淋醋出来，这一大瓮醋大约需淋多少天。

母亲坐在窗前，忙着手里的活计，淅淅沥沥的淋醋声，让屋里安静。这是母亲的音乐，是她心中的乐声。一共三淋醋，淋醋的乐声各有不同，数数三淋醋的声音宏大。而这些只有母亲们才能听得出来。有串门的女人来了，一进门就听见了淋醋声，问母亲淋的可是三淋醋？她说她听出来了。

院子里的醋糟多起来，旧的变黑，与新倒出来的鲜红，形成对比。淋醋末了，院子的一角全成醋糟了。鸡们在里头不停地刨。醋淋完了，醋糟完全变黑了。有一天，扫扫院子，扫成一堆，慢慢地，这些醋糟成了积肥。而满院里是久久散发不掉的醋糟味儿。

淋醋的日子逢到下雨的天气，那就热闹了。外面的天下大雨，屋子里头下雨，哗哗啦啦，叮叮咚咚。母亲坐在窗前，安静地做着活计。淋醋是母亲的活。在母亲看来，淋醋就像做棉衣、纳鞋底一样，从搭醋那天开始，母亲就计算好了哪天一淋醋出来，哪天二淋醋出来，这一大瓮醋大约需淋多少天。

母亲坐在窗前，忙着手里的活计，淅淅沥沥的淋醋声，让屋里安静。这是母亲的音乐，是她心中的乐声。一共三淋醋，淋醋的乐声各有不同，数数三淋醋的声音宏大。而这些只有母亲们才能听得出来。有串门的女人来了，一进门就听见了淋醋声，问母亲淋的可是三淋醋？她说她听出来了。

院子里的醋糟多起来，旧的变黑，与新倒出来的鲜红，形成对比。淋醋末了，院子的一角全成醋糟了。鸡们在里头不停地刨。醋淋完了，醋糟完全变黑了。有一天，扫扫院子，扫成一堆，慢慢地，这些醋糟成了积肥。而满院里是久久散发不掉的醋糟味儿。

淋醋的日子逢到下雨的天气，那就热闹了。外面的天下大雨，屋子里头下雨，哗哗啦啦，叮叮咚咚。母亲坐在窗前，安静地做着活计。淋醋是母亲的活。在母亲看来，淋醋就像做棉衣、纳鞋底一样，从搭醋那天开始，母亲就计算好了哪天一淋醋出来，哪天二淋醋出来，这一大瓮醋大约需淋多少天。

母亲坐在窗前，忙着手里的活计，淅淅沥沥的淋醋声，让屋里安静。这是母亲的音乐，是她心中的乐声。一共三淋醋，淋醋的乐声各有不同，数数三淋醋的声音宏大。而这些只有母亲们才能听得出来。有串门的女人来了，一进门就听见了淋醋声，问母亲淋的可是三淋醋？她说她听出来了。

院子里的醋糟多起来，旧的变黑，与新倒出来的鲜红，形成对比。淋醋末了，院子的一角全成醋糟了。鸡们在里头不停地刨。醋淋完了，醋糟完全变黑了。有一天，扫扫院子，扫成一堆，慢慢地，这些醋糟成了积肥。而满院里是久久散发不掉的醋糟味儿。

淋醋的日子逢到下雨的天气，那就热闹了。外面的天下大雨，屋子里头下雨，哗哗啦啦，叮叮咚咚。母亲坐在窗前，安静地做着活计。淋醋是母亲的活。在母亲看来，淋醋就像做棉衣、纳鞋底一样，从搭醋那天开始，母亲就计算好了哪天一淋醋出来，哪天二淋醋出来，这一大瓮醋大约需淋多少天。

母亲坐在窗前，忙着手里的活计，淅淅沥沥的淋醋声，让屋里安静。这是母亲的音乐，是她心中的乐声。一共三淋醋，淋醋的乐声各有不同，数数三淋醋的声音宏大。而这些只有母亲们才能听得出来。有串门的女人来了，一进门就听见了淋醋声，问母亲淋的可是三淋醋？她说她听出来了。

院子里的醋糟多起来，旧的变黑，与新倒出来的鲜红，形成对比。淋醋末了，院子的一角全成醋糟了。鸡们在里头不停地刨。醋淋完了，醋糟完全变黑了。有一天，扫扫院子，扫成一堆，慢慢地，这些醋糟成了积肥。而满院里是久久散发不掉的醋糟味儿。

淋醋的日子逢到下雨的天气，那就热闹了。外面的天下大雨，屋子里头下雨，哗哗啦啦，叮叮咚咚。母亲坐在窗前，安静地做着活计。淋醋是母亲的活。在母亲看来，淋醋就像做棉衣、纳鞋底一样，从搭醋那天开始，母亲就计算好了哪天一淋醋出来，哪天二淋醋出来，这一大瓮醋大约需淋多少天。

母亲坐在窗前，忙着手里的活计，淅淅沥沥的淋醋声，让屋里安静。这是母亲的音乐，是她心中的乐声。一共三淋醋，淋醋的乐声各有不同，数数三淋醋的声音宏大。而这些只有母亲们才能听得出来。